

翠神

連盈慧

女友建議再過去一次番禺，這次不乘私人房車了，為了觀察公共交通運作情況，改搭火車轉乘地鐵，主要還是看看民情；第一次搭乘廣州地鐵，便多幾分好奇，地鐵開門和月台邊沿相接那條空隙，比香港地鐵收窄幾近三分之一，緊密度已教人感到安全。

番禺另一印象

全

車廂內少見有人不離「埃瘋」，便知內地人生活悠閒，沒港人那麼忙到要爭取遊戲時間，對啦，人家中秋三日假期，國慶連放八日，真要吃喝玩樂，要消遣，何愁無去處！不想出門，家居天地也比大多數香港的家庭大。

海闊

蘇狄嘉

垃圾電郵為禍，越演越烈。過去，只是浪費收件人時間精力，如今，加上一些變態人散播的毒郵，收件人一啟讀，便中毒2000機。

一百個人的村落

歐偉建

這篇英文電郵，被形容為現代版的一瓶中信，在電子網絡這個汪洋大海，漂流到世界各地。

琴台聚

孫浩浩

今天大家能看這期專欄，證明我福大命大，能夠從公司舉辦的外展訓練中平安歸來。三十六位創作及製作部同事，在整個兩日一夜、歷時三十多個小時的外展訓練中，可謂行程緊密，節目包括：各類網、上山下海、日曬雨淋、露宿野外、最慘的是「醜鹹魚」，無得沖涼。不過，雖說平安歸來，但其全身酸痛，兩條大腿至今仍酸軟乏力，恐怕要多休養一個星期，才能回復正常。

團隊精神

海邊

這三十多小時當中，我在心裡不停的問自己：我可否放棄？在玩繩網的時候，隊員需爬上十米高的平衡木上，由起點到終點全程沒有任何扶手，雖然隊員身上會繫上繩索確保安全，不過站在十米高的平衡木上，雙腳仍難免打顫，而且平衡木一點也不平，而是圓的，腳腳在圓木上，總無法達到平衡，我未走到一半，已失去平衡，跳腳坐到平衡木上，那一刻感覺真失禮，很想即時放棄，馬上就回到地面去，可是卻聽到地面上的隊員不停的給我鼓勵，高呼：「你已做得很好了，繼續努力！」

之後，出發行山，又是另一次的人性大考驗。人生第一次行山，雖然太陽下山後，天氣會稍為清涼，但夜間更易迷路，更易有危險。天黑黑，要自己拿著地圖來尋路，經歷了大半天的活動，全身基本上已發臭，要抵達終點才能醫治，沿路大部分是佈滿碎石的小徑，十分崎嶇，單是這段一段馬路，見到有同我一樣運動量的總和。途中經過一段馬路，見到有同我一樣的心，我只要手一伸，的士就會停下來，然後就可以坐上冷氣車上，舒舒服服的回家去。想放棄其實只是伸一伸手這麼簡單，可是回想剛才行山路時，隊友們互相扶持，走在前面的隊友：「小心前面有碎石方向」，「小心水」，而除了每人手上各自有一公升飲用水之外，隊中幾名壯男還要每人為我們背負四公升的公家水，想到這兒，我又怎麼忍心這樣離棄他們？

翌日大清早，我們以膠桶和竹紮成木筏，在海上啟航，經歷風吹和海浪，划艇所運用的不只是手力，還有腰力，划了不夠三分一，雙臂已發酸，但如果大家都停下來，木筏只怕會被風浪吹開，之前所划的都會前功盡廢，於是死就一齊死，划亦一起划吧！



鹿特丹的立體方塊建築。歐偉建攝



小孩堤壩的風車。歐偉建攝

風車轉動的瞬間

風車轉動的瞬間，我看見了你。你在海的地平線下顯露出來，帶著昔日「海上馬車伕」的霸氣，今天西方十大經濟體之一的光環。應該說無論從哪個角度望來，荷蘭，都宛若歐洲大陸上的一座鑲滿珠玉的童話迷城。

我去的時候是夏天，七月初的阿姆斯特丹上空飄着細雨。剛從畫家倫勃朗的故居出來，就直奔梵高的博物館。時值下午3點，圓形建築的梵高博物館門口透進像條龍的隊伍。

我詢問博物館職員：「今天是什麼日子？為何這麼多人？」

「從1973年開館以來，天天如此。」職員的回答讓我吃驚。梵高生前只賣出去一張名為《紅葡萄園》的畫，而今天被世人欣賞的情景相信他完全沒有料到。

撐開傘，我跟在隊伍的最後面。人們都在靜靜地等候，等候在繪畫寶鏡中與梵高神交。博物館的佈局很有意思，二樓都是梵高的代表作，一樓和三樓展出的卻是梵高及與梵高同時代畫家的作品，給了觀眾更大的比較空間。

站在象徵梵高化身的《向日葵》前，可以清楚地看到畫中纖細而繁複的花葉片，豐富的肌理層次，充滿勁動的爆發力，猶如雕塑一般。只有欣賞到原作的人才能看見這樣的質感，才會被這亮得似乎將畫布燃燒起來的鮮黃顏色所震撼。

這陽光般的花朵，這花朵的生命力與燦亮色彩，在梵高看來向日葵能給人們帶來幸福，吸引着梵高先後畫下多幅寫真般的黃色向日葵。梵高博物館的《向日葵》雖然是英國倫敦國家畫廊的「複本」，可行家認為他的筆觸較諸其他件系列之作卻更為肯定。

人們看到向日葵，就會想起偉大的荷蘭畫家梵

高。在梵高博物館的紀念品展廳裡，《向日葵》的作品林林總總。明信片是最有收藏價值的紀念品。看完原作後，我再給自己寄出一張《向日葵》的明信片。

離開博物館，已是下班的高峰時間，大街小巷裡穿梭的都是自行車。不少騎車的男人西裝革履，女人套裝衣裙，有的還帶上一個孩子。這種裝扮的白領腳踏車，在香港從沒見過。

如同三條綉帶的紳士運河、國王運河及王子運河，將阿姆斯特丹層層圍起。河岸的街屋建築與水道的縱橫交錯，讓這座城市充滿着靈動感。

不知從哪兒飄來一種怪異的味道。有點臭，臭中還隱隱帶點香，像是《危險花園》中大衛·斯圖亞特「即使在悶熱的午後，收割大麻的清教徒也會感覺神清氣爽」的描述。導遊說這就是大麻。在荷蘭允許持有執照的咖啡館向成年人售賣小劑量大麻，本國人還可以在咖啡館或私人住所吸食大麻。我們就在大街上看到一個女人揮拳打向一個男孩，嘴裡還在不停地罵，導遊說那是那女人不准自己的孩子吸食大麻。

沿着蜿蜒的運河我們來到夜幕降臨的紅燈區。紅燈區坐落在兩條運河的岸邊，青石鋪就的街上，一間緊挨着一間的紅磚尖頂小房子，都是用粉色霓虹燈管裝飾的落地玻璃櫥窗。半明半暗的櫥窗裡，風情萬種的各國女郎隔着玻璃向走過的男士搔首弄姿，擺出各種撩人的姿態，展示着梵高博物館裡看不到的另一種荷蘭風情。偶爾有尋芳客停下腳步敲開小門，與女郎談笑。不一會工夫，櫥窗的窗簾被關上，表示「生意」正在進行中。那邊廂「真人秀」的小劇場裡，上演着一

老壽星

吳康民

我所服務的培僑中學，創辦人是對泰國歸僑夫婦。男的叫林之原，女的是陳曙光。林氏已逝世多年，陳曙光老人今仍健在，高齡一百零四歲。

前幾年我到北京，參加北京校友聚會時，她仍堅持前往，十幾年前學校五十年校慶時，她以九十高齡，仍來港參加。北京的培僑校友，以解放前後及上世紀五十年代內地升學的為主。他們都已七老八十，都是退休人士。每年聚會，來的都有二十多至三十人。比我大的有吳國倫老先生，年近九十。在培僑教書時，他教物理，我教化學，同一科組，所以稔熟。他離休前是北京第一機械工業部的辦公廳主任。時任的外事局長江澤民，與他平級。至於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賈樹林，則是他的部下。以此老資格，其人和諧可親，可能這也是長壽之道。

隨想

興國

有一天看報紙新聞，看到有個大學畢業生接受訪問，說他剛畢業時找了幾個月才找到工作，月薪八千元，光是上下班的交通費每天便要二三十元。如今在快餐店吃一頓午飯動輒也要三四十元，每月光是這個消費便花去了二千元。

外灘，是很多人到上海的人不會錯過的風景，尤其是馳名中外的「萬國建築博覽」更是世界少見的特色。在夜幕降臨下，古樸的歐式樓群在多彩的霓虹燈映襯下，構成一幅明暗交錯、迷離朦朧的夜色，神秘、幽深，訴說了一段段歷史故事，凝重中又別具格調，予人想像，也令人遐思。

獨家

風景

外灘，是很多人到上海的人不會錯過的風景，尤其是馳名中外的「萬國建築博覽」更是世界少見的特色。在夜幕降臨下，古樸的歐式樓群在多彩的霓虹燈映襯下，構成一幅明暗交錯、迷離朦朧的夜色，神秘、幽深，訴說了一段段歷史故事，凝重中又別具格調，予人想像，也令人遐思。

以往遊外灘，人們常常到白渡橋止步，之後那一段由於沒有開放，猶如一堆廢棄物寂寞地待人垂青，它們悄悄地睜着眼睛來擁擁的遊人，或靜靜地羨慕身邊同儕跟天地爭輝，接受人們的讚嘆。然而最近，這曾經的廢棄物面貌煥然一新，以「洛克·外灘源」之名成為特色景點。

向下流動

生活

生活，對很多香港人來說，真的是逐漸向下流動，因為賺到的錢，不向下流動的話，絕對不夠花。像我和幾位同事，都覺得學校附近的茶餐廳漲價後價錢太貴，寧可到學校的飯堂去吃，一樣有菜有湯有奶茶或咖啡，價錢卻很可能只要一半。這算不算向下流動？很有可能。這不算向下流動。

坐落於黃浦江與蘇州河交匯處的「外灘源」十年前作為上海改造規模最大的項目，由百仕達控股與洛克菲勒集團共同開發，專案總佔地面積一點八萬平方米。如今，修繕如新又舊貌依然的「外灘源」共有十一棟歷史建築物，它坐落在早於一八七四年興建的亞洲文會大樓，那裡曾經是中國最早成立的博物館之一的舊上海博物院，曾經是遠東地區中國標本和文物收藏最豐、影響最大、功能最全的教育和交換機構。

外灘的源頭

生活

坐落於黃浦江與蘇州河交匯處的「外灘源」十年前作為上海改造規模最大的項目，由百仕達控股與洛克菲勒集團共同開發，專案總佔地面積一點八萬平方米。如今，修繕如新又舊貌依然的「外灘源」共有十一棟歷史建築物，它坐落在早於一八七四年興建的亞洲文會大樓，那裡曾經是中國最早成立的博物館之一的舊上海博物院，曾經是遠東地區中國標本和文物收藏最豐、影響最大、功能最全的教育和交換機構。

其中最著名的是，位於白渡橋的原英國領事館及其領事官邸，屬中山東一路三十三號，這一帶除了一號樓的原英國駐滬總領事館和二號樓的總領事官邸，還有三號樓的原教會公寓和四號樓的原新天安堂（聯合教堂）和原帆船俱樂部五幢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。

不過，經過長年謹慎修繕後的領事官邸現在已由著名的瑞士名錶百達翡麗（Patek Philippe）佔據，並以「百達翡麗源邸」命名之。在這棟維多利亞時期羅馬式舊建築物中品賞着百年名錶的傳統工藝，彷彿也傾聽不到外灘的傳奇和歷史的驚奇。